



他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诗人、教育家和语音实验科学家，他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齐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四台柱”之一。

劉 宇 農 傳

朱洪 著

東方出版社

K825.6/254

2007



他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诗人、教育家和语音实验科学家，他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齐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四台柱”之一。

劉半農傳

朱洪
著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半农传 / 朱洪 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 - 7 - 5060 - 0791 - 7

I. 刘… II. 朱… III. 刘半农 (1891 - 1934) - 传记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2899 号

刘 半 农 传

LIU BANNOGN ZHUAN

作 者 朱 洪

责任编辑 姚劲华

装帧设计 鼎盛怡园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 / 16 印张 18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0,001 - 6,000 册

书 号 978 - 7 - 5060 - 0791 - 7

定 价 38.00 元

序一 怀念我们的父亲刘半农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 72 年，享年仅 44 岁，他确是走得太匆匆了。当时我仅知道父亲是知名人士，大学教授；二叔天华先生是著名的音乐家。

父亲与我们共同生活仅 14 个年头。他确实是一位慈祥又十分疼爱我们的父亲。由于父亲出国留学时，家中无人照顾母亲与姐姐（小蕙），他毅然决定以他一人留学经费带领全家出国。母亲在父亲的指点和帮助下，也毅然同意出国，而当时我和孪生哥哥育伦已孕育在她的腹中。父亲决定首先入伦敦大学学习，抵达伦敦不久我们这两个孪生兄妹就降临人世，现在我们已 86 岁了。

我很幸运，出生后至 1925 年回国前，随父母先后到英国、法国和德国生活过，幼小时留下的点滴印象，至今并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被抹掉。总的感觉是，我们的家虽小，却紧凑，一家五口生活非常温馨。当然，我们这一对孪生兄妹给家庭带来了热闹与温暖，同时也不断制造麻烦……

在过去这几十年中，我经常回顾父亲一生对我们的厚爱。尽管他工作十分忙碌，但他总会挤出一些时间陪我们到中山公园、北海公园去散步，坐茶座；也曾不止一次到附近的太庙去参观；当然也必然会去故宫博物院和颐和园……

在我十一二岁时，大舅父由无锡来北京看望我们，父亲特邀请他游长城。那天，父亲带了我和哥哥同去。长城处于山海关的崇山峻岭中，确令我惊心动魄，我看见过位于青龙桥畔的詹天佑铜像，令人钦佩，更有父亲、哥哥和舅舅在我身旁，我感到无限美好……当天下午我们乘来时的火车回西直门，准备从西直门回城内家中，但列车在途中一再故障，

时开时停，直到午夜才回到西直门车站。这时城门已经关闭。父亲想尽一切办法，最后打电话给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请他帮忙到城门口接应一下，虽已是深夜，蒋校长仍依约而来，顺利地把我们接回到家里……

上世纪 90 年代，我又登上长城，景色依然雄伟壮丽，只是父亲早已与北京大学的同代教授们谢世了。他和母亲永远安卧在北京香山美丽的玉皇顶上……

今年春节期间，朱洪教授来上海我的家中，希望我谈谈与父亲在一起时的往事，我告诉了他这个故事。现在，朱教授希望我写几句话作先父传记的序，我又想起了这个故事。它在我儿时的印象里，是太深刻了。

刘方毅

2006 年 8 月 1 日于上海寓所

序二 关于“她”和“牠”字的创造

父亲半农先生在 1920 年创造的“她”和“牠”字到现在整整 87 年了，我和李生妹妹育敦于这同一时间在伦敦降生了。我们和“她”和“牠”以及诗歌“叫我如何不想她”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87 年过去了，经过历史和时代的检验和考验，“她”和“牠”字已经确立为汉字的一个组成部分，将永远沿用下去。

“她”和“牠”的创造过程反映出父亲那一辈的留学生在国外时，经常保持着与国内的密切联系，他们留学的目的完全是与祖国的发展和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她”和“牠”的创造为形成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洋为中用”提供了范例。

父亲的爱国热情贯穿在他的一生中。1934 年父亲去世，鲁迅在文章《忆刘半农君》中评介说：“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

这些在朱洪教授写先父的这本传记中，我们是会时时体会到的。

刘育亿

2006 年初秋于北京寓所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家乡岁月 (1891.05.27-1912 春) | 1 |
| 一 苦难的家世 | 1 |
| 二 阿彭小时候最有趣的生活 | 3 |
| 三 翰墨林小学读书 | 6 |
| 四 常州府中学堂读书 | 8 |
| 五 猛忆结婚头戴顶 | 10 |
| 第二章 闯荡上海滩 (1912 春-1917 夏) | 14 |
| 一 假发失窃案 | 14 |
| 二 中华书局编译员 | 17 |
| 三 加盟《新青年》 | 20 |
| 四 与苏曼殊的三次通信 | 21 |
| 五 文学改良观 | 24 |
| 六 小说为社会教育之利器 | 28 |
| 第三章 北上 (1917.09-1918.12) | 31 |
| 一 北大预科国文教员 | 31 |
| 二 当自认为“台柱” | 32 |
| 三 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场了 | 36 |
| 四 双簧戏 | 38 |

| | | |
|---|----------------------|-----------|
| 五 | 我来北地将半年 | 41 |
| 六 | 回江阴过暑假 | 45 |
| 七 | 作揖主义 | 47 |
| 第四章 五四运动 (1919.01–1920.01) | | 49 |
| 一 | 国语统一 | 49 |
| 二 | 声援五四被捕学生 | 50 |
| 三 | 我已八十天看不见你 | 52 |
| 四 | 我是中国人 | 53 |
| 五 | 《中国文法通论》 | 56 |
| 第五章 伦敦大学 (1920.02–1921.06) | | 60 |
| 一 | 今日阿爹，携我上天 | 60 |
| 二 | 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 | 63 |
| 三 | “她”字问题 | 66 |
| 四 | 敢夸三月懒修头 | 69 |
| 五 | 教我如何不想他 | 71 |
| 六 | 地上人多心不平 | 72 |
| 七 | 蔡元培：承刘君过分的奖誉 | 75 |
| 第六章 巴黎大学 (1921.06–1925.08) | | 77 |
| 一 | 不冷的只是相并的肩，相携的手 | 77 |
| 二 | 国音乡调 | 79 |
| 三 | 不出烟的烟囱 | 82 |
| 四 | 四声实验录 | 84 |
| 五 | 海外的中国民歌 | 87 |
| 六 | 去布鲁塞尔看望蔡元培 | 88 |
| 七 | 赵元任夫妇来访 | 90 |
| 八 | 徐志摩先生的耳朵 | 93 |

| | | |
|--|-----------------------|------------|
| 九 | 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口试 | 97 |
| 十 | 替学者们当得一些小差 | 100 |
| 十一 | 更欣船向故乡行 | 102 |
| 第七章 重返北大 (1925.08—1926.06) | | 105 |
| 一 | 数人会 | 105 |
| 二 | 《海上花列传》 | 108 |
| 三 | 讽刺陈源 | 111 |
| 四 | 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 115 |
| 五 | 《扬鞭集》 | 119 |
| 六 | 《瓦釜集》 | 122 |
| 第八章 《世界日报·副刊》主编 (1926.06—1927.01) ... | | 127 |
| 一 | 与疑古玄同抬杠 | 127 |
| 二 | 马上日记 | 129 |
| 三 | 《也算发刊词》 | 131 |
| 四 | 《茶花女》在中国的命运 | 134 |
| 五 | 欧游回忆录 | 136 |
| 六 | 成舍我被捕后 | 138 |
| 七 | 与胡适商榷 | 139 |
| 八 | 打雅 | 141 |
| 九 | 我老实说了吧 | 143 |
| 第九章 《语丝》 (1927.01—1929.06) | | 147 |
| 一 | 好法子竟给洋鬼子学去了 | 147 |
| 二 | 《海外民歌序》 | 149 |
| 三 | 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 152 |
| 四 | 半农谈影 | 154 |
| 五 | 《董若雨传》 | 155 |

| | | |
|---|----------------|-----|
| 六 | 二十年前的北京 | 158 |
| 七 | 与《语丝》的终结 | 161 |
| 八 | 鲁迅：已无话可谈 | 163 |
| 九 | 不说外国语 | 166 |
| 十 | 声调推算尺 | 168 |

第十章 辅仁大学教务长 (1929.07–1930.04) 171

| | | |
|---|--------------------|-----|
| 一 | 辅仁大学教务长 | 171 |
| 二 | 我刘半农的骨头这样贱吗? | 174 |
| 三 | 北大河 | 176 |
| 四 | 周作人女儿若子之死 | 179 |
| 五 | 《梅兰芳歌曲谱》 | 182 |
| 六 | 辅仁大学的现在和将来 | 184 |

第十一章 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 (1930.04–1933.12) 187

| | | |
|----|-----------------------|-----|
| 一 | 整顿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 | 187 |
| 二 | 胡适说不要过生日 | 192 |
| 三 | 禁止女生入公共跳舞场 | 194 |
| 四 | 游西湖 | 196 |
| 五 | 质问法使馆参赞 | 199 |
| 六 | 大贼声中闹小贼 | 202 |
| 七 | 舐犊之爱 | 204 |
| 八 | 一夕清谈成永诀 | 206 |
| 九 | 三十多年老弟兄 | 209 |
| 十 | 《因〈茶花女〉之公演而说几句》 | 212 |
| 十一 | 那是三代以上的事了 | 215 |
| 十二 | 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君墓碑 | 219 |
| 十三 | 《问卷杂诗》 | 221 |
| 十四 | 武七先生的人格 | 223 |

| | |
|------------------------------------|-----|
| 第十二章 最后的岁月 (1934.01-1934.07) | 227 |
| 一 江阴强盗与压寨夫人 | 227 |
| 二 莽权价值之重新推定 | 230 |
| 三 采访赛金花 | 232 |
| 四 为乞金花传墨妙 | 235 |
| 五 为李守常夫妇写墓碣 | 236 |
| 六 爆出为“袈”擦出“裟” | 239 |
| 七 自题画像 | 242 |
| 八 教我如何再想他 | 244 |
| 九 《半农杂文》 | 246 |
| 十 辞退林公铎、许守白风波 | 250 |
| 十一 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 | 252 |
| 十二 半料博士半农家语言 | 255 |
| 十三 影印贯华堂原本《水浒传》 | 258 |
| 十四 绥远一带考察方言民俗 | 261 |
| 十五 病逝 | 264 |
| 十六 失我诤友 | 266 |
| 尾 声 流风无尽 | 271 |
| 附录 1：刘半农直系亲戚一览表 | 273 |
| 附录 2：主要引证书目 | 274 |
| 后 记 | 276 |

第一章 家乡岁月

(1891.05.27—1912 春)

一 苦难的家世

江苏省江阴（今属无锡市），古称暨阳。春秋战国时，江阴是吴公子季札^①的封地，后为楚春申的采邑，有“延陵古邑”、“春申旧封”^②之称。这里名人辈出，远有地理学家徐霞客，近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刘半农。

刘半农的曾祖父叫刘荣，字荫荣，名廷赞，号大镛，生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四月十一日，卒于同治三年甲子（1864年）二月二十日，享年59岁。据刘氏家谱记载，刘荣慷慨好义，家居淡泊。刘荣娶妻汪氏，长子刘汉（即刘半农的祖父），字步阶，号梅卿，清代国学生，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十一月十四日，卒于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初三，享年33岁。

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刘荣、刘汉父子二人因“纠集义民，删除发逆”，几乎同时被杀。一个死在1864年旧历二月二十日，一个死在三月初三，相差不过十天。父子遇难后，双双入当地忠义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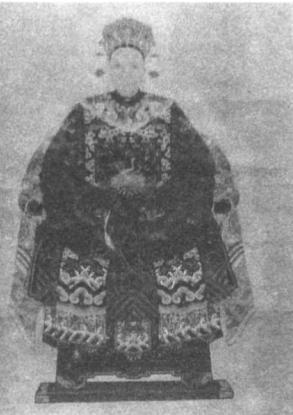
刘汉妻子夏氏在丈夫遇难十几年后，从乡下一位贫穷的本家那里，收养了一个六七岁的男孩，靠纺纱织布，供孩子入塾读书，这个孩子即刘半农的父亲刘宝珊。

据刘育辉在《刘半农的家世与童年》一文里说：

当时那位同族的本家有三儿一女，祖母去领孩子时，

① 季札，春秋时吴王寿梦第四子，称公子札。传为避王位“弃其室而耕”于江阴申浦东南的奔过山下，人称“延陵季子”。

② 相传春申君在江阴开凿申浦河、黄田港。春申君死后葬于江阴君山西麓，后改称黄山。现有乾隆年间墓碑，上镌“楚春申黄歇之墓”。



祖母夏氏



祖父刘汉

三个男孩都吓得躲在床底下不敢出来，最小的一个女孩则依偎在母亲怀里大哭。心地善良的夏氏见此情景，一再声明决不会亏待孩子，还要教孩子读书识字；并说：“孩子不是卖给我们，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将来我们还可以常来常往；这样好给你们减轻点负担，我老了也有个依靠。”接着祖母又和蔼地拍着女孩说：“别哭，别哭！你哥哥给了我们，你还可常来我家玩，你不就成了我的侄女了吗？”祖母一再规劝，她本想要老大，领来了可以马上读书，但老大死命不肯，这时才五岁的老三宝珊却自告奋勇地从床底下爬出来，说：“我去！家里好少一个人吃饭！”于是夏氏祖母便把他领回家里来抚养。

刘宝珊，名玉珂，1870年闰十月十二日生于三甲里（已划归张家港市）。1896年，刘宝珊考取江阴县儒学生员（邑庠生）。为了谋生，他在家里办起了私塾，1904年和杨绳武先生创办了江阴县翰墨林小学。

刘宝珊的妻子蒋氏，出生在邑东大桥镇西塘坊圩一个贫苦家庭，其父蒋坤赐在她出生后不久即去世。蒋母因无法养活女儿，在一个严冬的早晨，把她弃在河冰上，让其自生自灭。恰巧，夏氏路过，将这个苦命的女婴救起，带回家中当童养媳，与刘宝珊做伴。

蒋母弃婴后，深感愧疚，后寄住在刘家不远的圆通庵里，茹素礼佛，菜不加盐，默默忍受内心的痛苦。对于母亲被外祖母抛弃的悲惨遭遇，刘半农后来对弟弟说：“母亲小时候的事，不能怪外祖母，而要把它看成是一个社会问题。”弃、杀女婴现象，是古代社会个别部落的遗迹，是经济生产不能满足人口生产的矛盾的结果。

刘半农后来到上海，写了短篇小说《催租叟》，描写了贫穷的王老五与工人七哥从雪地里抱回一个冻僵的孩子的故事，其中有冲一大碗红糖、老姜水灌醒孩子的细节。刘半农的母亲是祖母在冬天捡回的，用红糖、老姜灌醒孩子，是祖母当年救母亲的细节呢！刘半农表面上写的是王老五、七哥救弃子，实际是在写祖母当年救母亲的故事。

在贫苦的农村，弃婴还算好的，因为丢弃，还有生的希望。在江阴的历史上，还有将婴儿杀死，不给孩子一点生的希望的事发生。刘半农在巴黎读书时，曾用江阴方言作《拟儿歌》（小猪落地），描述了杀婴的残忍习俗：

西家小团黑心老子黑心娘，
落地就是一钉鞋，
嗡！噏！
一条小命见阎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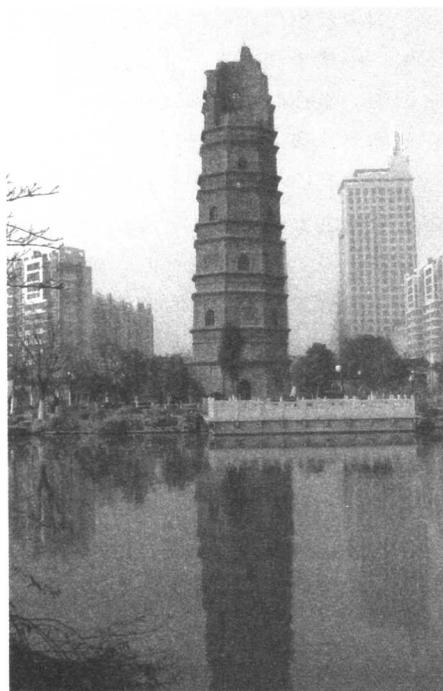
刘半农加注说：“吾乡沙洲等地，尚多残杀婴儿之风；歌中所记，颇非虚构。”想到母亲幼年被遗弃，刘半农写这首诗时的心情，是沉重的。

父亲是祖母抱养来的远房亲戚的孩子，母亲是一个被外祖母遗弃的婴儿。苦难的家世，为刘半农日后养成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的品格，奠定了基础。

二 阿彭小时候最有趣的生活

1891年5月27日（清光绪辛卯四月二十日），江阴县城西南隅的西横街（今49号）一户清贫教书匠家庭里，诞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孩子大头大脑，眼睛明亮，招人喜爱。这个孩子，就是日新的新文化运动干将、歌谣收集家、语言学家、音乐专家、俗字编辑家刘半农先生。因盼孩子易养大，父亲给他取名寿彭。老寿星彭祖生活在夏至殷末时期，传说活了800多岁。

寿彭小时候，父亲上课之余，常抱他四处走走，一边分辨月亮、江水和白鹅，一边教他识字唱歌。1893年，小寿彭长到第三个年头，已能牙牙学语，清楚地唱儿歌了：



江阴古塔（作者摄）

亮摩拜，
拜到来年好世界，
世界多，
莫奈何！
三钱银子买只大雄鹅。

小寿彭的出生和乖巧，给沉闷的刘家生活带来了生机。父亲小时候对孩子的教育和江阴传统文化，对刘半农后来喜欢收集儿歌和方言，成为语言学家，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过了两年，1895年2月4日，刘半农二弟寿椿出生了。这个二弟，就是后来的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先生。

西横街上，有一棵高大的香椿树。春天，椿树发芽，将香椿芽撸下来做成香椿拌豆腐，或做成椿饼卷，成了一味家常土菜；夏天，邻人集聚在树下，遮阳、纳凉，谈天说地；荒年，香椿树的嫩叶，兴许还能挽救穷人的生命呢！父亲给儿子取这个名字，希望这孩子和香椿树一样，延年益寿，造福他人。

弟弟出生后，因为有了“小郎”，母亲改叫寿彭“大郎”。人口增加后，刘家生活更难了，小寿彭过着经常挨饿的日子。

刘半农家门对面的荒场上，是附近儿童玩耍的地方。一个冬天的下午，小孩子和平常一样，在荒场上唱歌、捉迷藏，刘半农因为没有吃饱饭，坐在门槛上远远地看他们玩。一会儿，卖豆腐花的把担子歇在荒场上。孩子们围起那担子，捧着小碗吃。

担子上的小火炉正煎着酱油，香风一阵阵送来，叫刘半农分外地饿了！他进屋问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吃豆腐花？”

妈妈说，“他们现在吃了就不再吃晚饭了！”

夕阳西下，天渐渐地暗了，孩子们走了，挑豆腐花担子的也走了。

刘半农望着那座远远的破塔，尖头上生长着几株小树，许多枯草。刘半农想着人家告诉他的话：那座破塔里，有一条“斗大的头的蛇”！

进了后面的小院子，母亲正在替人家洗衣服——一只脚摇着在摇篮里啼哭的小弟弟，他也一定是饿了。刘半农怕妈妈说：“大郎！你又来了！”于是，他一声不响，重新走了出来！

他仍回到门槛上坐着，没精打采地咬着一个小指头。他饿得呼吸不平稳了，全身筋肉竦竦地发抖！可是他并不啼哭，他要等爸爸买米回来！

终于吃饭了，刘半农吃了一半碗，想再添些，爸爸睁圆了眼睛

说：“小孩子不知道‘饱足’，还要多吃！留些明天吃罢！”妈妈垂泪说：“你便少喝一‘开’酒，让他多吃一口罢！再不然，便譬如是我——我多吃了一口！”爸爸不说什么了。

因为父亲刘宝珊在家里办私塾渐渐有了名声，家境慢慢地好了些。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6岁的刘半农入塾读书。课余，刘半农带着小弟弟与小伙伴一起，在江阴县城四处玩耍。

春天，田头采鸡头菜、山丘倒骑水牛；夏天，树上摘桑果、野桃，壁角捉蟋蟀；秋天，湖边摘菱蓬、河岸照螃蟹；冬天，池塘采藕，河沟网鱼。儿时刘半农的课余生活，绚烂多彩。杨元慎^①眼里吴中的“寒门”生活，在刘半农记忆里，也是他“小时候最有趣的生活”：

网鱼漉鳖，在河之洲；
咀嚼菱藕，据拾鸡头；
蛙羹蚌臚，以为膳羞；
布袍芒履，倒骑水牛……

夏日的一天，刘半农和舅舅家人一起，在稻棚中住了一夜，给他留下难忘的记忆。他后来在伦敦写了一首《稻棚》诗，回忆了这个夜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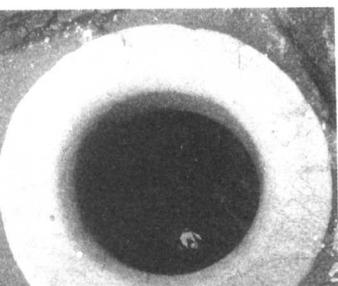
凉爽的席，
松软的草，铺成张小小的床，
棚角里碎碎屑屑的，透进些银白的月亮光。
一片唧唧的秋虫声，
一片甜蜜蜜新稻香——
这美妙的浪，
把我的幼稚的梦托着翻着
直翻到天上的天上！^②

1898年，戊戌变法这一年，刘半农8岁了。他喜欢在睡榻四周的墙壁上画各种小动物！父亲见他到处涂鸦，买了两本小画谱，让儿子学画。刘半农常常闷声画个不停。很快，他能三笔两笔，画出简单的写意画。如画一小点加一大点，表示“鸭”；倒写“人”字，表示“雁”；一重画之上加一轻撇，表示“船”；把“且”字写歪了，不写中心二笔，表示“帆船”。

父亲的一位熟人懂画，他看了寿彭的画，向刘半农说：“画山

^① 杨元慎，晋冀州刺史杨峤的六世孙，曾任北魏中大夫。

^② 沈从文后来说：《稻棚》全在同一调子里，写得非常亲切动人。



刘半农家的井

水，最重要的是要有水。有水无山，也可以凑成一幅。有山无水，无论怎样画，总是死板板的，令人透气不得，因为水是表现聪明和秀媚的。画中一有水，就可以使人神意悠远了。”

老伯的一番话，钻进了刘半农幼小的心窝。他后来一生喜水胜于喜山，和他出生在水乡有关，也和老伯这番话有关。

小时的爱好，对刘半农以后画图纸，研究声音的曲线、设计测量声音的仪器，很有帮助。三十多年后，他为北大的朋友郑颖孙画扇，并题款曰：“颖孙大开玩笑，要半农画扇子，半农与画，岂能连接得上？既要画，姑为涂上几笔，庶亦当场出丑之意乎。”

“半农与画，岂能连接得上？”是他谦虚的话。

刘半农家后进的小院子里，有一口小井，在厨房屋檐下的角落里。

做作业累了，刘半农喜欢扒在小井沿上，朝井下望。水影千变万化，深不可测，让他浮想联翩。井口很小，但母亲仍怕他掉了下去，总是在厨房里隔墙大声喊：“阿彭快来，你又去看井了！”

二十五年后，刘半农在巴黎看法国儿童过圣诞节，想起小时候自己看井的情景，写诗《看井》道：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是看井；
—深—深—深—
一块美丽的天，
映著个我自己的小圆脸。
“阿彭快来，你又去看井了！”
这是我母亲的声音……

其实，井并不深，但在幼小的孩子眼里，因大人的渲染甚至恐吓，井下是个神秘的世界，深不见底。所以，刘半农说，“—深—深—深—”。

三 翰墨林小学读书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1岁的刘半农到父亲刘宝珊和杨绳武等创办的江阴县翰墨林小学读书。

翰墨林小学是个新旧结合的小学堂，地点在刘家东大门前面，坐西朝东，与刘家一箭之遥。这是一所旧私塾向西方学堂过渡时期的学校，上午上中文，读《三苏策论》或《古文观止》中的文章一两篇，